全唐詩話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

全唐詩話
卷五
作者：尤袤　宋

卷六

于武陵

《孤雲詩》云：「南北各萬里，有雲心更閑。因風離海上，伴月到人間。洛浦少高樹，長安無舊山。徘徊不可住，漠漠又東還。」《客中》云：「楚人歌《竹枝》，遊子淚沾衣。異國久為客，寒宵頻夢歸。一封書未返，千樹葉皆飛。南渡洞庭水，更應消息稀。」

李頻

《過四皓廟》云：「東西南北人，高跡自相親。天下已歸漢，山中猶避秦。龍樓曾作客，鶴氅不為臣。獨有千年後，青青廟木春。」

劉魯風

魯風江南投謁所知，頗為典客所阻，因賦一絕曰：「萬卷書生劉魯風，煙波萬里謁文翁。無錢乞與韓知客，名紙毛生不肯通。」自貞元後，唐文甚振，以文學科第為一時之榮。及其弊也，士子豪氣罵吻，游諸侯門，諸侯望而畏之。如劉魯風姚　傑柳棠胡曾之徒，其文皆不足取。餘故載之者，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于文士，此蓋外重內輕之牙蘗。如李

益者，一時文宗，猶曰：「感恩知有地，不上望京樓。」其後如李山甫輩，以一名一第之失，至挾方鎮，劫宰輔，則又有甚焉者矣。一篇一韻，初若虛文，而治亂之萌系焉。餘以是知其不可忽也。

褚載

《雲詩》云：「盡日看雲首不回，無心都大似無才。可憐光彩一片玉，萬里青天何處來？」《賀趙觀文重試及第》云：「一枝仙桂兩回春，始覺文章可致身。已把色絲要上第，又將彩筆冠群倫。龍泉再淬方知利，火浣重燒轉更新。今日街頭看禦榜，大能榮耀苦心人。」陸威為郎官，載以文投獻，數字犯其家諱，威因矍然。載尋以箋致謝，曰：「曹興之圖畫雖精，終慚誤筆；殷浩之矜持太過，翻達空函。」載，字厚之，登乾甯進士第。

汪遵

遵幼為吏，許棠應二十餘舉，遵猶在胥徒。善為絕句詩，而深晦縝密。一旦辭役就貢，會棠送客至灞　間，遇遵於途，訊曰：「何事至京？」遵曰：「就貢。」棠怒曰：「小吏無禮。」後遵成名五年，棠始登第。「秦築長城比鐵牢，蕃戎不敢過臨洮。雖然萬里連雲際，爭及堯階三尺高。」遵《長城詩》也，得名於時。遵，宣城人，登咸通七年進士第；許棠其鄉人也。「平泉花木好高樹，嵩少縱橫滿目前。惆悵人間不平事，今朝身在海南邊。」遵《題李太尉平泉莊詩》也。

盧渥

渥，字子章，軒冕之盛，近代無比，伯仲四人，咸居顯列。乾符初，母憂服闋，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；弟沼，前長安令，除給事中；弟沅，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；弟治，自畿尉遷監察御史。詔書疊至，士族榮之。及赴任陝郊，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，爭設祖筵，洛城為之一空，都人聳觀，亙數十里。渥《題嘉祥驛詩》曰：「交親榮餞洛城空，秉鉞戎裝上將同。星使自天丹詔下，雕鞍照地數程中。馬嘶靜穀聲偏響，旆映晴山色更紅。別後定知人易老，滿街棠樹有遺風。」渥在舉場，甚有時稱。曾于　水逆旅，遇宣宗微行，意其貴人，斂身避之。帝呼與相見，乃自稱進士盧渥。帝請詩卷，袖之而去。他日，對宰臣語及渥，令主司擢第。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？渥具陳其由，時亦不以為忝。

滕倪

滕倪苦心為新詩，嘉聲早播。遠之吉州，謁宗人太守郎中邁。邁每吟其句云：「白髮不能容相國，也同閑客滿頭生。」又題《鷺鷥障子》云：「映水有深意，見人無懼心。」邁曰：「魏文惜陳思之學，潘岳褒正叔之文，貴集一家之盛如此。」倪逼秋試，捧笈告遊，留詩為別。滕君得之，悵然曰：「是必不祥。」倪至秋，卒于商於館舍，聞者莫不傷焉。倪詩曰：「秋初江上別旌旗，故國無家淚欲垂。千里未知投足處，前程便是聽猿時。誤攻文字身空老，卻返樵漁計已遲。羽翼凋零飛不得，丹霄無路接差池。」

費冠卿

冠卿，字子軍，池州人。久居京師，《感懷詩》云：「煢獨不為苦，求名始辛酸。上國無交親，請謁多少難。九月風到面，羞汗成冰片。求名俟公道，名與公道遠。力盡得一名，他喜我且輕。家書十年絕，歸去知誰榮。馬嘶渭橋柳，特地起愁聲。」登元和二年第，母卒，既葬而歸，歎曰：「干祿，養親耳，得祿而親喪，何以祿為！」遂隱池州九華山。長慶中，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，拜右拾遺。制曰：「前進士費冠卿，嘗予計偕，以文中第，祿不及于榮養，悔每積於永懷。遂乃屏身丘園，絕跡仕進，守其至性，十有五年，峻節無雙，清飆自遠。夫旌孝行，舉逸人，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。宜承高獎，以儆薄夫。擢參近侍之榮，載佇移忠之效。」冠卿竟不應命。杜荀鶴有詩吊其墓曰：「凡吊先生者，多傷荊棘間。不知三尺墓，高卻九華山。天地有何外，子孫無亦閑。當時若徵起，未必得身還。」冠卿以拾遺召不起，賦詩云：「君親同是先王道，何如骨肉一處老。也知臣子合佐時，自古榮華誰可保。」

李廓

廓，李程之子也。登元和進士第。大中中，拜武甯節度使，不能治軍。補闕鄭魯言：「新麥未登，徐必亂。」既而軍亂，果逐廓。按舊史，廓有詩名，大中末，累官至潁州刺史，再為觀察使。子晝，亦登進士第。廓《落第詩》云：「榜前潛拭淚，眾裡自嫌身。氣味如中酒，情懷似別人。暖風張樂席，晴日看花塵。盡是添愁處，深居乞過春。」

薛能

能，字大拙，汾州人。會昌六年進士。大中八年，書判入等，補周　尉，辟太原陝虢河

陽從事。李福鎮滑州，表觀察判官。曆侍御史都官、刑部員外郎。福徙西川，取為節度副使。咸通中，攝嘉州刺史。歸朝，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。俄刺同州。京兆君溫璋貶，命權知尹事。出領感化節度，入授工部尚書。復節度徐州，徙忠武。廣明元年，徐兵赴澱水，經許，能以前帥徐軍吏懷恩，館之州內。許軍懼徐人見襲，大將周岌因眾怒逐能，自稱留後。能全家遇害。《獻僕射相公》云：「清如冰玉重如山，百辟嚴趨禮絕攀。強虜外聞應破膽，平人相見盡開顏。朝廷有道青春好，門館無私白月閑。致卻垂衣更何事，幾多詩句詠關關。」能《題集後》曰：「詩源何代失澄清，處處狂波　後生。常感道孤吟有淚，卻緣風壞語無情。難甘惡少欺韓信，枉被諸侯殺禰衡。縱到緱山也無益，四方聯絡盡蛙聲。」「青春背我堂堂去，白髮催人故故生。」此能詩也。然無子美大雅之度。《秋夜旅舍寓懷》云：「庭鎖荒蕪獨夜吟，西風吹動故人心。三秋木落半年客，滿地月明何處砧？漁唱亂沿汀鷺合，雁聲寒咽隴雲深。平生只有松堪對，露　霜欺不受侵。」

曹鄴

鄴，字業之，大中進士也。唐末，以祠部郎中知洋州。《老圃堂詩》云：「邵平瓜地接吾廬，穀雨乾時手自鋤。昨日春風欺不在，就床吹落讀殘書。」

聶夷中

夷中有《公子行》云：「種花滿西園，花發青樓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為惡草。」又《詠田家詩》云：「父耕原上田，子　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。」又云：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，剜卻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只照逃亡屋！」所謂言近意遠，合三百篇之旨也。咸通十二年，高　知舉，榜內孤寒者夷中公乘億許棠。夷中尤貧苦，精古詩。夷中，字坦之。咸通中為華陰尉。

張林

林擢進士第，官至御史。為詩小巧，多采景于園林。《亭沼》云：「菱葉乍翻人采後，芰荷初沒舸行時。」亦佳句也。林言毀佛寺，時御史有蘇監察者，檢天下廢寺，見銀佛一尺以下者，多袖而歸，時號蘇捏佛。溫庭筠遽曰：「好對『蜜陀僧』。」

崔塗

《春夕旅懷》云：「水流花謝兩無情，送盡東風過楚城。蝴蝶夢中家萬里，杜鵑枝上月三更。故園書動經年絕，華髮春惟滿鏡生。自是不歸歸便得，五湖煙景有誰爭。」《蜀城春》云：「天涯憔悴身，一望一ㄏ巾。在處有芳草，滿城無故人。懷才皆得路，失計自傷春。清鏡不堪照，鬢毛愁更新。」塗，字禮山，光啟進士也。

章碣

《焚書坑詩》云：「竹帛煙銷帝業虛，關河空鎖祖龍居。阬灰未冷山東亂，劉項原來不讀書。」碣，孝標之子。登乾符進士第。

方幹

《越州使院竹》云：「莫見淩雲飄粉籜，須知礙石作盤根。細看枝上蟬吟處，猶是筍時蝕痕。月送綠陰斜上砌，露凝寒色濕遮門。列仙終日逍遙地，鳥雀潛來不敢喧。」「世人如不容，我自縱天慵。落葉恁風掃，香粳倩水舂。花朝連郭霧，雪夜隔湖鐘。身在能無事，頭宜白此峰。」幹為詩如：「鶴盤遠勢投孤嶼，蟬曳殘聲過別枝。」齊梁以來，未有之句也。又《貽天目中峰客》，有「枯井夜聞鄰果落，廢巢寒見別禽來」之句。

衛准

「莫言閒話是閒話，往往事從閒話來。」又「何必剃頭為弟子，無家便是出家人。」准，大曆五年登進士第。

司空圖

愚幼嘗自負，既久而愈覺缺然。然得於春早，則有「草嫩侵沙長，冰輕著雨消」。又「人家寒食月，花影午時天」。又「雨微吟思足，花落夢無聊」。得於山中，則有「坡暖冬生筍，松涼夏健人」。又「川明虹照雨，樹密鳥沖人」。得於江南，則有「戍鼓和潮暗，船燈照島幽」。又「曲塘春盡雨，方響夜深船」。又「夜短猿悲減，風和鵲喜靈」。得於塞下，則有「馬色經寒慘，雕聲帶晚饑」。得於喪亂，則有「驊騮思故第，鸚鵡失佳人」。「鯨鯢人海涸，魑魅棘林幽」。得于道宮，則有「棋聲花院閉，幡影石壇高」。得于夏景，則有「池涼清鶴夢，林靜肅僧儀」。得於佛寺，則有「松日明金像，山風響木魚。」又「解吟僧亦俗，愛舞鶴終卑」。得於郊園，則有「遠坡春旱慘，猶有水禽飛」

。得於樂府，則有「晚妝留拜月，春睡更生香」。得於寂寥，則有「孤螢出荒池，落葉穿破屋」。得於愜適，則有「客來當意愜，花發遇歌成」。雖庶幾不濱於淺涸，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。又七言云：「逃難人多分隙地，放生鹿大出寒林」。又「得劍乍如添健僕，亡書久似憶良朋」。又「孤嶼池痕春漲滿，小欄花韻午晴初」。又「故國春歸未有涯，小欄高檻別人家。五更惆悵回孤枕，猶自殘燈照落花」。又「甲子今重數，生涯只自憐。殷勤元昨日，歌午又明年」。皆不拘一概也。蓋絕句之作，本於詣極，此外，千變萬狀，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，豈容易哉！今足下之詩，時輩同有難及，儻復以全美為上，即知味外旨矣。〈案：表聖論詩之末，今足下之詩云云，則此條當是與友人論詩之書劄，但不知足下謂誰。竊意原書首行，必具姓名，詩話誤刪之耳。〉與王駕評詩云：末技之工，雖蒙譽于賢哲，未足自信，必俟推於其類，而後神躍而色揚。今之贊藝者，反是，若即醫而靳其病也，惟恐彼之善察，藥之我攻耳。是以率人以謾，莫能自振，痛哉！且伎之尤者，莫若工于文章，其能不死於詩者，比他伎尤寡，豈可容易較量哉。今王生五言所得，長於思與境偕，乃詩家之所尚者，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，豈止神躍色揚哉！王禹　《五代史闕文》云：圖，字表聖，自言蒲州人，有俊才。咸通中，登進士第。雅好為文，躁於進取，頗自矜伐，端士鄙之。從事使府，洎登朝，驟曆清顯。巢賊之亂，車駕播遷。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，極林泉之美，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，日以詩酒自娛。屬天下板蕩，士人多往依之，互相推獎，由是聲名籍甚。昭宗反正，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。圖既負才慢世，謂己當為宰輔，時人惡之，稍抑其銳。圖憤憤，謝病復歸中條。與人書疏，不名官位，但稱知非子，又稱耐辱居士。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，結茅屋，命曰：休休亭。嘗自為亭記云云。〈已上《梁史》舊文。〉謹按：圖，河中虞鄉人，少有文采，未為鄉里所稱。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，圖以文謁之，大為凝知。入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，知貢舉，擢圖上第。頃之，凝出為宣州觀察使，辟圖為從事。既渡江，御史府奏圖監察，下詔追之。圖感凝知己之恩，不忍輕離幕府，滿百日不赴闕，為台司所劾，遂以本官分司。久之，召拜禮部員外郎，俄知制誥。故集中有文曰：「戀恩稽命，黜系洛師，於今十年，方忝綸閣。」此豈躁於進取者邪？舊史不詳，一至於是。圖見唐政多僻，知天下必亂，即棄官歸中條山。尋以中書舍人召，拜禮部、戶部侍郎，皆不起。及昭宗播遷華下，圖以密邇乘輿，即時奔問，復歸還山。故其詩曰：「多病形容五十三，誰憐借笏趁朝參。」此豈有意於相位邪？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，得絹數千匹，圖置於虞鄉市中，恣鄉人所取，一日而盡。是時，盜賊充斥，獨不入王官穀。河中士人，依圖避難，獲免者甚眾。昭宗東遷，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，為柳璨所沮，一謝而退。梁祖受禪，以禮部尚書召，辭以老病。卒時年八十餘。又按梁室大臣，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，皆唐朝舊族，本以忠義立身，重侯累將，三百餘年。一旦委質朱梁，其甚者，贊成弒逆。惟圖以清直避世，終身不仕梁祖，故《梁史》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，

良有以夫！題休休亭之楹曰：「咄，喏！休休休，莫莫莫！伎倆雖多性靈惡，賴是長教閑處著。休休休，莫莫莫！一局棋，一爐藥，天意時情可料度。白日偏催快活人，黃金難買堪騎鶴。若曰爾何能，答云耐辱莫。」柳璨為相，臣僚多被放逐，圖為監察御史，尤加畏慎。昭宗郊禮畢，上意懇乞致仕，曰：「察臣本意，非為官榮，可驗衰羸，庶全名節。」上特賜歸山，其詔略曰：「既養高以傲世，類移山以釣名。心惟樂於漱流，仕非顓於食祿。匪夷匪惠，特忘反正之朝；載省載思，當徇T棲之志。宜放歸中條山。」詔詞，乃璨之文也。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。惟僧虛中云：「道裝汀鶴識，春醉野人扶。」言其操履檢身，非傲世者也。又云：「有時看御劄，特地掛朝衣。」言其尊戴存誠，非要君也。《華下》云：「日炙旱雲裂，迸為千道血。天地沸一鑊，竟自烹妖孽。堯湯遇災數，災數還中輟。何事奸與邪，古來難撲滅。」《僧舍貽友人》云：「笑破人間事，吾徒莫自欺。解吟僧亦俗，愛舞鶴終卑。竹上題幽夢，溪邊約敵棋。舊山歸有阻，不是故遲遲。」《下方》云：「　旦松軒下，怡然對一瓢。雨微吟思足，花落夢無聊。細事當棋遣，衰容喜鏡饒。溪僧有深趣，書至又相邀。」

秦韜玉

《貧女》云：「蓬門未識綺羅香，擬　良媒益自傷。誰愛風流高格調，共憐時世儉梳妝。敢將十指誇纖巧，不把雙眉鬥短長。每恨年年壓金線，為他人作嫁衣裳！」韜玉，字仲明，京兆人。父為左軍將。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，又與劉曄李　士姜　蔡鋌之徒交遊中貴，各將兩軍書尺，僥求巍科，時謂對軍解頭。僖宗幸蜀，韜玉以工部侍郎為令孜神策判官。小歸公主文，韜玉准敕及第，仍編入榜中。韜玉以書謝新人，呼同年曰：「三條燭下，雖阻文闈；數仞牆邊，幸同恩地。」

高駢

駢鎮蜀日，以南詔侵暴，築羅城四十里，朝廷雖加恩賞，亦疑其固護。或一日，聞奏樂聲響，知有改移，乃題風箏寄意曰：「夜靜弦聲響碧空，宮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移將別調中。」旬日報到，移鎮渚宮。又《二妃廟》云：「帝舜南巡去不還，二妃幽怨水雲間。當時珠淚知多少，直到如今竹尚斑。」《步虛詞》云：「清溪道士人不識，上天下天鶴一隻。洞門深鎖碧窗寒，滴露研朱點《周易》。」《聞河中王鐸加都統》云：「煉汞燒鉛四十年，至今猶在藥爐前。不知子晉緣何事，只學吹簫便得仙。」其驕傲不平如此。

翁承贊

承贊，乾甯進士也。唐語云：「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」承贊有詩云：「雨中妝點望中黃，勾引蟬聲送夕陽。憶得當年隨計吏，馬蹄終日為君忙。」

皮日休

日休賦《龜詩》嘲歸氏子曰：「硬骨殘形知幾秋，屍骸終是不風流。頑皮死後鑽須遍，都為平生不出頭。」歸氏子以姓嘲日休云：「八片尖斜砌作球，火中ㄅ了水中揉。一團閒氣如常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」

盧延讓

延讓吟詩，多著尋常容易語，如《送周太保赴浙西》云：「臂鷹健卒懸氈帽，騎馬佳人卷畫衫。」又《寄友人》云：「每過私第邀看鶴，長著公裳送上驢。」然于數篇見意尤妙，有《松寺》云：「山寺取涼當夏夜，共僧蹲坐石階前。兩三條電欲為雨，七八個星猶在天。衣汗稍停床上扇，茶香時發澗中泉。通宵聽論《蓮華》義，不藉松窗一覺眠。」又《苦吟》云：「莫話詩中事，詩中難更無。吟安一個字，　斷數莖須。險覓天應悶，狂搜海亦枯。不同文賦易，為著者之乎。」

裴說

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，謂之「行卷」。說只行五言十九首，至來年秋試，復行舊卷。人有譏之者，說曰：「只此十九首苦吟，尚未有人見知，何暇別行卷哉？」識者以為知言。天復六年，登甲第。其詩以苦吟難得為工，且拘格律。嘗有詩曰：「苦吟僧入定，得句將成功。」又《贈僧貫休》云：「總無方是法，難得始為詩。」又云：「是事精皆易，唯詩會卻難。」遭亂，故宦不達。《洛中作》云：「莫怪苦吟遲，詩成鬢亦絲。鬢絲猶可染，詩病卻難醫。山暝雲橫處，星沉月側時。冥搜不易得，一句至公知。」《棋》云：「十九條平路，言平又　　。人心無算處，國手有輸時。勢迥流星遠，聲乾下雹遲。臨軒才一局，寒日又西垂。」

張為

為，唐末江南詩人，與周朴齊名。如「到處即閉戶，逢君方展眉」，最有詩稱。杜光庭載毛仙翁事，名於，字鴻漸。元和間，劉禹錫李紳白樂天輩皆贈詩。至大中戊寅，五十餘年矣。是歲，張為薄游長沙，不汲汲隨計，獲女奴于嶽麓下，惑之，歲餘成羸疾。仙翁一見曰：「子妖氣邪光，浹遍肌骨，苟不相值，殞於旦夕也。」以丹一粒授為，於香爐焚之，鬱烈之氣，聞百步，魅妾一號而斃，乃木偶人也。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，疾遂瘳。為作詩別之曰：「羸形感神爽，削骨生豐肌。蘭灶飄靈煙，妖怪立誅夷。重睹日月光，何報父母慈。黃河濁滾滾，別淚流漸漸。黃河清有時，別淚無收期。」為後入釣臺山，訪道而去。

韓

《苑中》云：「上苑離宮處處迷，相風高與露盤齊。金階鑄山狻猊立，玉柱雕成翡翠棲。外使調鷹初得按，〈五方外案使，以鷹隼初調習，始能擒獲，謂之得案。〉中官過馬不教嘶。〈上乘馬必中官　以進，謂之過馬。既乘之，而後躞蹀嘶鳴。〉笙歌錦繡雲霄裡，獨許詞臣醉似泥。」《醉著》云：「萬里清江萬里天，一村桑柘一村煙。漁翁醉著無人喚，過午醒來雪滿船。」《即事》云：「書牆暗記移花日，洗甕先知醞酒期。須信閒人有忙事，早來沖雨覓漁師。」《香奩集》，和魯公之詞也。惟其豔麗，故貴後嫁其名於　。凝平生著述，分為《演論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》六集。自為《遊藝集序》云：「予有《香奩籯金集》，不行於世。」凝在政府，避議論，諱其名，又欲後人知，故《遊藝集序》實之，此凝之意也。沈存中雲。

曹松

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「曲江大會，比為下第舉人，邇來漸侈靡，皆為上列所占，向之下第舉人，不復預矣。所以逼大會，則先牒教坊請奏，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。時或擬作樂，則為之移日。故曹松詩云：『追遊若遇三清樂，行從應妨一日春。』敕下後，人置皮袋，例以圖障、酒器、錢絹實其中，逢花即飲。故張籍詩云：『無人不借花園宿，到處皆攜酒器行。』其皮袋，狀元、錄事同點檢，闕一則罰金。曲江之宴，行市羅列，　為之半空。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，車馬闐塞，莫可殫述。」松《及第敕下宴中獻座主杜侍郎詩》云：「得召丘牆淚卻頻，若無公道也無因。門前送敕朱衣吏，席上銜杯碧落人。半夜笙歌教洗月，平明桃杏放燒春。南山雖有歸溪路，爭那酬恩未殺身。」《春日長安書事》云：「浩浩看花晨，六街揚遠塵。城中一丈日，誰是晏眠人。禦柳舞著水，野鶯啼破春。從雲還楚客，猶是惜離秦。」《晨起》云：「曉色教不睡，垂簾清氣中。林殘

數枝月，發冷一梳風。並鳥聞鐘語，欹荷隔霧空。莫徒營白日，道路本無窮。」松有詩云：「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」可謂諳世故矣。

杜荀鶴

荀鶴有詩名，號九華山人。大順初擢第，授翰林學士、主客員外郎，知制誥。序其文為《唐風集》。或曰，荀鶴，牧之微子也。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，時年四十四，所謂「使君四十四，兩佩左銅魚」者也。時妾有妊，出嫁長林鄉正杜筠，而生荀鶴。擢第年四十六矣。《溪興》云：「山雨溪風卷釣絲，瓦甌篷底獨斟時。醉來睡著無人喚，流下前溪也不知。」《春宮怨》云：「早被嬋娟誤，欲妝臨鏡慵。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為容？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。年年越溪女，相憶采芙蓉。」

鄭綮

《古今詩話》曰：相國綮善詩，有題《老僧詩》云：「日照西山雪，老僧門未開。凍瓶黏柱　楚，宿火陷爐灰。童子病歸去，鹿　寒入來。」常雲，此詩屬對，可以衡秤，言輕重不偏也。或曰：「相國近為新詩否？」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。此何以得之？」蓋言平生苦心也。綮刺廬江，將去，別郡人云：「惟有兩行公廨淚，一時灑向渡頭風。」其滑稽類此。

錢

　，字瑞文，吏部尚書徽之子。善文辭，宰相王溥薦知制誥，進中書舍人。溥得罪，貶撫州司馬。「永巷頻聞小苑遊，舊恩如淚亦難收。君前願報新顏色，團扇須防白露秋。」

嚴惲

皮日休《傷嚴子重序》云：「余為童在鄉校時，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，見有與進士嚴惲詩。後至吳，一日，有客曰嚴某，餘志其名久矣，遽懷文見造，於是樂甚。觀其所為文，工於七字，往往有清便柔媚，時可軼駿於常軌。其佳者曰：『春光冉冉歸何處，更向花前把一杯。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為誰零落為誰開？』餘羨之，諷誦未嘗怠。生舉進士，亦十餘計偕，余方冤之，謂終有得於時也。未幾，歸吳興。後兩期，咸通十年也。　人至

雲，生以疾亡於所居矣。噫！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，竟不名而逝，豈止此而堙沒耶？江湖間多美材，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，死無不為時惜，可勝言耶？於是哭而為之詩。魯望，生之友也，當為我同作詩。」皮詩云：「十哭都門榜上塵，蓋棺終是五湖人。生前有敵唯丹桂，沒後無家祗白　。箸下斬新醒處月，江南依舊詠來春。知君精爽應無盡，必在豐都頌帝晨。」〈項梁成《豐都宮頌》曰：「紂絕Ｂ帝晨。」〉

王渙

大順中，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，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，趙光胤自補衮拜小儀，王極自小戎拜小勳。渙首唱長句，感恩上裴公曰：「青衿七十榜三年，建禮含香次第遷。珠影下連星錯落，桂花曾對月嬋娟。玉經磨琢多成器，劍拔沈埋更倚天。應念銜恩最深者，春來為壽拜樽前。」裴公答曰：「謬持文柄得時賢，粉署清華次第遷。昔歲策名皆健筆，今朝稱職並同年。各懷器業寧推讓，俱上青霄肯後先。何事老夫猶賦詠，欲將酬和永流傳。」渙，字群吉，大順二年，侍郎裴贄下登第。德鄰極光胤皆同年也。「七夕瓊筵往事陳，蓼花蓮蒂共傷神。蜀王殿裡三更月，不見驪山私語人。」「夢裡分明入漢宮，覺來燈背錦屏空。紫台月落關山曉，腸斷君恩信畫工。」

張曙

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，相與詣日者問命。曙時自負才名籍甚，以為將來狀元。崔亦分居其下。日者殊不顧曙，第目崔曰：「將來萬全高第。」曙有慍色。日者曰：「郎君亦及第，然須待崔拜相，當此時過堂。」既而曙果不終場，昭緯首冠。曙以篇什別之云：「千里江山陪驥尾，五更風水失龍鱗。昨夜浣花溪上雨，綠楊芳草為何人？」後七年，昭緯為相，曙方登第，果於昭緯下過堂。杜荀鶴，同年生也，酬曙詩云：「天上書名天下傳，引來齊到玉皇前。大仙錄後頭無雪，至藥成來灶絕煙。笑躡紫雲金作闕，夢拋塵世鐵為船。九華山叟驚凡骨，同到蓬萊豈偶然。」

翁綬

《詠酒》云：「逃暑迎春復送秋，無非綠蟻滿杯浮。百年莫惜千回醉，一盞能消萬古愁。幾為芳菲眠細草，曾因雨雪上高樓。平生名利關身者，不識狂歌到白頭。」綬，登咸通進士第。

袁皓

皓，宜春人。咸通進士，龍紀集賢殿圖書使，自稱碧池處士。初登第，過嶽陽，悅妓蕊珠，以詩寄嚴使君曰：「得意東歸過岳陽，桂枝香惹蕊珠香。也知暮雨生巫峽，爭奈朝雲屬楚生。萬恨只憑期克手，寸心惟系別離腸。南亭宴罷笙歌散，回首煙波路渺茫。」嚴君以妓贈之。

李濤

李濤，長沙人也。篇詠甚著。如「水聲長在耳，山色不離門」。又「掃地樹留影，拂床琴有聲」。又「落日長安道，秋槐滿地花」。膾炙人口。溫飛卿任太學博士，主秋試，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，皆榜於都堂。

王祝

會昌時，有題三鄉者曰：「餘本若耶溪東，與同志者二三，紉蘭佩蕙，每貪幽閒之境，玩花光於松月之亭，竟晝綿宵，往往忘倦，洎乎初笄，至於五換星霜矣。自後不得已，從良人西入函關，寓居晉昌裡第。其居迥絕囂塵，花木叢翠，東西鄰二佛宮，皆上國勝遊之最。伺其閑寂，因遊覽焉，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。不意良人已矣，邈然無依。帝裡芳春，吊影東邁，涉　水，曆渭川，背終南，陟太華，經虢略，抵陝郊，挹嘉祥之清流，面女幾之蒼翠。凡經過之所，皆曩昔宴笑之地。銜冤興歎，舉目魂銷。雖殘骸尚存，而精爽都失，假使潘嶽復生，無以悼其幽思也。遂命筆聊題，終不能滌其懷抱，絕筆慟哭而東，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。」詩曰：「昔逐良人西入關，良人身歿妾空還。謝娘衛女不相待，為雨為雲歸舊山。」和者十人。祝和《三鄉詩》云：「女幾山前嵐氣低，佳人留恨此中題。不知雲雨歸何處，空使王孫見欲迷。」祝字不耀，名家子，唐末為給事中。

韋莊

《長安清明》云：「早是傷春夢雨天，可堪芳草更芊芊。內官初賜清明火，上相閑分白打錢。紫陌亂嘶紅叱撥，綠楊高映畫秋千。遊人記得承平事，暗喜風光似昔年。」《感懷詩》云：「長年方悟少年非，人道新詩勝舊詩。十畝野塘留客釣，一軒春雨對僧棋。花間醉任黃鶯語，亭上吟從白鷺窺。大道不將爐冶去，有心重築太平基。」或謂此詩包

括生成，果為台輔。莊，字端己，杜陵人，見素之後。曾祖少微，宣宗中書舍人。莊疏曠不拘小節，李詢為西川宣諭和協使，辟為判官。以中原多故，潛欲依王建，建辟為掌書記。尋召為起居舍人，表留之。後相建為偽平章事。

吳融

「漁陽烽火照函關，玉輦　　下此山。一曲《霓裳》聽不盡，至今猶恨水潺潺。」融，字子華，越州人。昭宗時為翰林學士。

公乘億

億，字壽仙，魏人，舉李山甫皆為魏博樂彥禎幕府。億以詞賦著名。咸通十三年，別家十餘年矣。嘗大病，鄉人傳以死，其妻自河北迎喪。會億送客，馬上見婦人粗　，類其妻也，睇睨不已，妻亦如之。詰之，則是也。相持而哭，路人異之。後旬日登第，億嘗有詩云：「十上十年皆落第，一家一半已成塵」，可知其屈矣。

羅鄴

《牡丹》云：「落盡春紅始見花，花時比屋事豪奢。買栽池館恐無地，看到子孫能幾家？門倚長衢攢繡轂，幄籠輕日護香霞。歌鐘到此爭歡賞，豈信流年鬢有華。」《賞春》云：「芳草和煙暖更青，閑門要路一時生。年年點檢人間事，惟有春風不世情。」鄴，餘杭人。父則，為鹽鐵小吏，有二子，俱以文學干進，鄴尤長七言詩。

羅隱

隱，字昭諫，餘杭人。隱池之梅根浦，自號江東生，為唐相鄭畋李蔚所知。畋女覽隱詩，諷不已。畋疑有慕才意。隱貌寢陋，女一日簾下窺之，自此絕不詠其詩。廣明中，池守竇　營墅居之。光啟中，錢Ａ辟為從事、節度判官副使，梁祖以諫議召，不行。開平中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，表授給事中。年八十餘，終餘杭，有子蹇翁。鐘陵妓雲英，隱舊見之。一日，譏隱猶未第，隱嘲之曰：「鐘陵醉別十餘春，重見雲英掌上身。我未成名君未嫁，可能俱是不如人。」《牡丹》云：「似共東君別有因，絳羅高卷不勝春。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芍藥與君為近侍，芙蓉何處避芳塵。可憐韓令功成後，辜負穠華過此身。」《蜂》云：「不論平地與山尖，無限風光盡被沾。采得百花成蜜後，

不知辛苦為誰甜？」

許棠

棠《洞庭詩》，有「四顧疑無地，中流忽有山」之句。人以題扇。《過洞庭》云：「驚波常不定，半日鬢堪斑。四顧疑無地，中流忽有山。鳥飛應畏墮，帆遠卻如閑。漁父時相引，行歌浩渺間。」

張蠙

《送友人赴涇州幕》云：「杏園沉飲散，榮別就佳招。日月相期盡，山川獨去遙。府樓明蜀雪，關磧轉胡雕。縱有煙塵動，應隨上策消。」蠙，字象文，唐末登第，尉櫟陽。避亂入蜀，王蜀時，為金堂令。王衍與徐後遊大慈寺，見壁間題云：「牆頭細雨垂纖草，水面回風聚落花。」問寺僧，僧以蠙對。乃賜霞光箋，令寫詩以進。蠙進二百首，衍善之，召為知制誥。宋光嗣以蠙輕忽傲物，遂止。卒於官。蠙生穎秀，幼有《單于台詩》曰：「白日地中出，黃河天外來。」為世所稱。

鄭谷

穀，字守愚，袁州人，故永州刺史之子。幼年，司空圖與刺史同院，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曾吟得丈丈詩否？」曰：「吟得」。「莫有病否？」曰：「丈丈曲江晚望》斷篇云：『村南斜日閑回首，一對鴛鴦落渡頭。』即深意矣。」司空歎息撫背曰：「當為一代風騷主。」乾寧中，為都官郎中，卒于家。穀自敘云：「故許昌薛尚書能，為都官郎中。後數年，建州李員外自憲府內彈，拜都官員外。皆一時騷雅宗師，都官之曹，振盛於此。餘早受知，今忝此官，復是正秩，何以相繼前賢耶？」「濃淡芳春滿蜀鄉，半隨風雨斷人腸。浣花溪上堪惆悵，子美無情為發揚。」谷《蜀中海棠詩》也。「相看臨遠水，獨自上孤舟。」〈句。〉「潮平無別浦，木落見他山。」〈句。〉「情多最恨花無語，愁破方知酒有權。」〈句。〉「關東多事日，天末未歸心。」〈句。〉「卷卷斜陽裡，看山落木中。」〈句。〉「兩浙尋山遍，孤舟帶鶴歸。」〈句。〉「長安一夜殘春雨，右省三年老拾遺。」〈句。〉「班趨黃道急，殿揖紫宸深。」〈句。〉《題杭州樟亭》云：「故國江天外，登臨落照間。潮平無別浦，木落見他山。沙鳥晴飛遠，漁人夜唱閑。歲窮歸未得，心逐片帆還。」《感興》云：「禾黍不陽豔，競栽桃李春。翻令力耕者，半作賣花人。」《十日菊》云：「節去蜂愁蝶不知，曉庭還繞折殘枝。自緣今日人心薄，

未必秋香一夜衰。」《偶題》云：「一卷疏蕪一百篇，名成未敢便忘筌。何如海日生殘夜，一句能令萬古傳。」

溫憲

溫憲，員外庭筠子也。僖昭之間，就試於有司，值鄭相延昌掌邦貢，以其父文多刺時，復傲毀朝士，抑而不錄。既不第，遂題一絕于崇慶寺壁。後滎陽公登大用，因國忌行香，見之，憫然動容。暮歸宅，已除趙崇知舉，即召之，謂曰：「某頃主文衡，以溫憲庭筠之子，深怒絕之。今日見一絕，令人惻然，幸勿遺也。」於是成名。詩曰：「十口溝隍待一身，半年千里絕音塵。鬢毛如雪心如死，猶作長安下第人。」

李昌符

《秋晚歸故居》云：「馬省曾行處，連嘶渡晚河。忽驚鄉樹出，漸識路人多。細徑穿禾黍，頹垣壓薜蘿。乍歸猶似客，鄰叟亦相過。」《傷春》云：「酒醒鄉關遠，迢迢聽漏終。曙分林影外，春盡雨聲中。鳥思江村路，花殘野岸風。十年成底事，羸馬倦西東。」昌符，字　夢，登咸通四年進士第，曆尚書郎。《北夢瑣言》云：「咸通中，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，久不登第，常歲卷軸，怠於裝修。因出一奇，乃作婢僕詩五十首，於公卿間行之。」其間有詩云：「春娘愛上酒家樓，不怕歸遲總不憂。報導那家娘子臥，且留教住待梳頭。」又云：「不論秋菊與春花，個個能𠸘空肚茶。無事莫教頻入庫，沒名閑物要些些。」諸篇皆中婢僕之諱，浹旬京城盛傳，是年登第。與夫挑杖虛靴，事雖不同，用奇即無異也。

李山甫

咸通中，數舉進士，被黜。依魏博樂彥禎幕府。因樂禍，且怨中朝大臣，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，劫其家。嘗有詩云：「勸君莫用誇頭角，夢裡輸贏總未真。」譏執政也。巢寇之亂，翰林待詔王遨者，北遊在鄴，山甫遇于道觀，謂曰：「幽蘭綠水，可得聞乎？」遨應命奏之。曲終潸然，曰：「憶在咸通，玉亭秋夜，供奉至尊，不意流離至此也。」山甫賦詩曰：「幽蘭綠水耿清音，歎息先生枉用心。世上幾時曾好古，人前何必獨ㄏ襟。」句未成，山甫亦自黯然，悲其不遇也。一本云：「情知此事少知音，自是先生枉用心。世上幾時曾好古，人前何必更ㄏ襟。致身不似笙簧巧，悅耳甯如鄭衛淫。三尺枯桐七條線，子期師曠兩沉沉。」《貧女》云：「平生不識綺羅裳，閑把荊簪益自傷。鏡裡祇應

諳素貌，人間多是重紅妝。當年未嫁還憂老，終日求媒即道狂。兩意定知無說處，暗垂珠淚滴蠶筐。」國初高英秀者，與贊甯為詩友，辯捷滑稽，嘗譏古人詩病云：「山甫《覽漢史》：『王莽弄來曾半破，曹公將去便平沉。』是破船詩。李群玉《詠鷓鴣》：『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輈格磔聲。』是梵語詩。羅隱曰：『雲中雞犬劉安過，月裡笙歌煬帝歸。』是見鬼詩。杜荀鶴：『今日偶題題似著，不知題後更誰題。』此衛子詩也，不然安有四蹄？」

鐘離權

刑州開元寺有唐鐘離權處士二詩，其一云：「得道高僧不易逢，幾時歸去願相從。自言住處連滄海，別是蓬萊第一峰。」其二云：「莫厭追歡笑語頻，尋思離亂可傷神。閑來屈指從頭數，得見清平有幾人？」

張道古

昭宗時，拾遺張道古貢《五危二亂表》，黜居於蜀。後聞駕走西岐，又遷東洛，皆契五危之事，悉歸二亂之源。因吟一章上蜀主，詩曰：「封章才達冕旒前，黜詔俄離玉座端。二亂豈由明主用，五危終被佞臣彈。西巡鳳府非為固，東播鑾輿卒未安。諫疏至今如尚在，誰能更與讀來看。」道古，臨淄人。景福中進士，釋褐為著作郎，遷右拾遺。播遷之後，方鎮阻兵，道古上《危亂疏》云：「只今劉備孫權，已生於世矣。」謫施州司戶參軍。後入蜀，王氏聞而憾之。乃變姓名，賣卜導江青城市中。建開國，召為武部郎中，至玉壘關，謂所親曰：「我唐室諫臣，終不能拳跼與雞犬同食，雖召必再貶。於死之日，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，題曰：『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』。後遇害，妻亦繼亡，蜀主憫之，俾　葬焉。鄭雲叟在華聞之，有詩哭之曰：「曾陳章疏忤昭皇，撲落西南事可傷。豈使諫臣終屈辱，直疑天道惡忠良。生前賣卜居三蜀，死後馳名遍大唐。誰是後來修使者，言君力死正頹綱。」

胡曾

王衍五年，宴飲無度，衍自唱韓琮《柳枝詞》曰：「梁苑隋堤事已空，萬條猶舞舊春風。何須思想千年事，惟見楊花入漢宮。」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：「吳王恃霸棄雄才，貪向姑蘇醉綠醅。不覺錢塘江上月，一宵西送越兵來。」衍怒罷宴。曾有《詠史詩》百篇行於世。

伍唐珪

《寒食日獻郡守》云：「入門堪笑復堪憐，三徑苔荒一釣船。慚愧四鄰教斷火，不知廚裡久無煙。」唐珪，唐末進士也。